

◇金洲风物 程保平专栏



程保平，铜陵市作家协会主席，偶有文字散见于报章末端。

大水淹过来还不是金洲最怕的事，大不了没收成，人要饿肚子，最怕的还是孩子玩水。自我记事到18岁离家，我们那个不足两百人的生产队，先后就有五人因落水而丢了性命。为此，大人们都有五花八门的招数约束孩子，父亲的办法是用一根麻绳系着我，再由我看守一个更小的妹妹和弟弟。

每到被拴的时候，总希望父母提前下工，但这总令我失望，只有二姨妈家四表姐，比我大两岁，偶尔过来玩，帮我偷偷解开过绳索。父亲知道了，又将绳子系得更高，疙瘩打得更死。

不过，被拴并不总是痛苦，有时候天热，地上阴潮，凉快，我索性就赖在地上，这里坐坐，那里躺躺，很爽的一种感觉。那时候燕子多，春色尚未绿遍，它们就黑衫白衣，剪剪地飞来，怯生生地探过故家，又大大方方衔泥做窝。等到燕窝搭好，夏天就到了，它们又忙着抚育新生命。乳燕无毛，红哈哈的，难看死了，但听觉灵敏，老燕还未飞回，它们就知道，闭着眼张着小嘴，乱动乱叫，很亲爱的样子。

有时候货郎担来了，一声“鸡毛牙

落水

膏皮换糖哦”，在寂静的空中会飘很久，以至于我趴在地上，幻想着那些好吃的糖果，慢慢地睡去。

看墙壁也别有洞天。秋后的土墙上，土蜂会“嗡嗡”地飞来，比蜜蜂大一倍，颜色偏黑，很丑，但温顺，不蜇人。它们贴着墙飞，看准地方就吃力地掏洞，笨死了，待完工就钻进去，那应该就是它们温暖的家。这时候要是在洞口塞一点泥土，它们就急得抓瞎，那种笨相也能让我乐呵半天。不过，恶作剧后，我会放一条生路。现在想来，那动机可能是自己被拴久了，有将心比心的想法。

还有，白灰脱落的墙壁到处斑斑驳驳，若长久盯着一个地方看，竟能虚幻出一些图案来，比如一匹飞奔的马，一个人的侧影，一片团团的云，或者一座勾连的山。那种“熏陶”竟是我最初的美术启蒙，以致我在初中就迷上绘画，无师自通地画过不少的画，让父亲少有地笑过。到了高中，我已能默写一些电影人物，有同学见了都说像。

虽说如此，但安全隐患仍然在。五岁那年秋，我妈带我在稻场晒棉花，

我渴得不行，妈就叫我去二姨妈家弄水喝。二姨妈家离稻场二百多米，中间隔着一个学校。我进家发现没人，去找水缸，水缸太深，我舀不到水，只好到屋后江里弄水喝。

那时大水刚退到草滩，草皮被泡烂了，特别滑。我走上一块洗衣板，刚搭上一只脚，木板就往前一滑，我跟着跌进水里。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挣扎过，但此后的记忆是，水是混沌的，泛黄的，我没有一点害怕。

碰巧，二姨妈家的大表姐出来挑水，见水里有个红裤头在翻滚，就一把扑到水里拽住我。隔壁的吴小七家正在翻新茅草屋，他多听到喊声也赶过来，用竹篙牵着大表姐，把我们拉到岸上。

父亲听到事情，急忙跑过来，老鹰抓小鸡般拽过我，举手就要打。二姨妈的身子往前一挡，质问说，要打你就打死我吧，孩子都吓成这样了。我清楚记得，那是个阴天，父亲的脸比天还阴。这应该是我最早也是最深刻的人生记忆，从那以后，我的人生底色就是混沌泛黄的，至今仍然不改，想起来都心酸。

◇门前草木 毕亮专栏



毕亮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1985年生于桐城市某乡村，现居伊犁。出版有散文随笔集《如看草花：读汪曾祺》等四部。曾获第四届紫金·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。

阳光下的郁金香有脚踝高了。拍成照片发在朋友圈，被当成大蒜在接受赞美。

郁金香沿墙角整齐地种了两排，每排有二十三棵，我在巷里待着，无所事事，蹲着一棵棵地数着，四十六棵郁金香高矮不一地长着。巷在村中，村在城中，是城中村。四周被高层围成了一个四百八十多户的小村庄，具备着村庄该有的元素，烟囱，平的尖的屋顶……城是郁金香之城，街头巷尾路边，公园人家庭院，都种有郁金香。现在小城里的郁金香长得怎样，还不知道，已经五十多天没有进城了。所谓进城，从村口跨过一条六车道的公路，即是城市，高层，本地的高档小区，小区里当然也植有郁金香。

郁金香

郁金香在生长，近几日天气实在是好。郁金香每时每刻都在往上长吧，它们的生长空间是自由的。

荠菜

雪才化完，地上还正湿着。属于春天荠菜的绿，在湿土中分外招人眼光。我在巷中待着，本是无事可干的。被一株荠菜吸引的目光，让我忙碌起来。眼光开始在巷内各个角落逡巡，只因太馋了。食堂里的菜，连日来的都是白菜、土豆、胡萝卜、芹菜；水煮式的炒菜，让胃口变得脆弱，只靠榨菜、腌豇豆支撑着饱腹。本不应该如此挑剔，可也耐不住日复一日地重复下去，见到可吃的绿色，由不得眼光不亮。

荠菜长在墙角、路边，稀稀拉拉的，毕竟刚刚初春，更多的荠菜还没长出来。一些背阴的角落，还有残雪未融。也许，在某个深夜它们悄悄化完了，而墙内的人正在睡梦中而不自觉。也是在不经意时，荠菜都不约而同、争先恐后地长出来，绿嫩绿嫩的，一圈圈地长着，如草原雨后的蘑菇圈。但这些都不是现在，现在还只仅有几棵，可以烫着凉拌，调料宿舍里就有；至于包饺子，还是再等等吧，无地方擀饺子皮，荠菜的量还远远够不着做馅。

晚上下班，从巷内回到宿舍，带着剜好择净的十多棵荠菜，冲洗干净，泡面时多了一片绿色，如同吃下的是整个春天。

◇尘世繁花 董改正专栏



董改正，男，1975年生于安徽省枞阳县施湾村，现居安徽省铜陵。曾从事过销售、饮食、图书、教育等诸多职业，现为阅读班老师。爱好文学，主要从事散文写作，至今有百余万字作品散见于国内报刊。

最近看了鲍尔吉·原野的一篇新作，叫《用筛子筛水》，说的是他看到有个人站在水库边，拿筛子筛水。一问才知道，这人得了肩周炎，医生给他一个方子，让他用黄杨树皮做个筐筛筛水，筛九千九百九十九次，再把树皮煎水喝就好了。

其实这只是医家的谋略，而且也不用筛那么多下，筛一半差不多肩周炎就好了，至于树皮熬汤，只是给那人一个说法罢了。鲍尔吉在文后总结说，医家原是和兵家相通的，“所以医家常说，傻子去病快，治聪明人的病反而慢，信则灵嘛。”傻子不讨巧，不怀疑，所以好得快。常常在中医的方子里，看到诸如“九千九百九十九”之类精准而神秘的数字，看到如薛宝钗“冷香丸”那样专为刁难人而设置的难题，现在再看鲍尔吉的解释，我豁然开朗，原来只是考验你的“信”，不是信则灵，而是信才灵。

在“信”的问题上，质朴的“傻子”

成功的傻子

无疑强过眼珠一转一个主意的聪明人，但是我们反观这些人，成大事的却往往是有点傻气的人。这样的例子很多，他们在生活中表现得傻里傻气，往往惹人笑话。其实他不是傻，而是专注，呆若木鸡是一种大境界，不容易被眼花缭乱的世界诱惑，不容易改弦更张，所以在他“信”的某个领域能够深入，而非浅尝辄止——而真理往往在更深的洞穴里，这时候，聪明人早已离开了。

一滴水珠都有无数个小宇宙，何况纷繁的大千世界？总觉得世界那么大，他要去看看，多看看，不愿意把自己羁绊在一件事上，不愿意把目光持久在一个点上，不愿意把脚步长时间停留在一块地上，不愿意把感情系在一个人身上。总之，不愿意为“一”而放弃全部，却忘记了，世界那么大，我们只能选择看一点，还忘了，其实“一”也是世界。把“一”看成世界的“傻子”，往往能因精纯而成就一个世界。信才能专注。信是选择，信是选

择后的坚定。锲而不舍、金石可镂、水滴石穿等等，都是用来形容这种坚定的，唯有信得坚定才能有奇迹。筛子筛水是一个仪式，就像信众磕头烧香，这是给“信”一个“说法”，通过单调的重复，屏蔽外来的干扰，内视自己的心腑，达到洗心的效果。而不厌其烦地去做一件事，乐在其中，在外人看来，这是傻子才干的事。

世界的门有很多，太过聪明的能推开许多门，草草地看过很多风景，平日闲聊，可做听众的中心，但真正说起来，他只是浮光掠影。聪明人懂得规避，善于计算成本，很少吃亏。身边很多这样的聪明人，能人，却往往活得不如如意，我们旁观者也觉得生活辜负了他。智慧是憨拙的，它会流连其中，不小心就是一辈子，一步一步地完成成功的仪式。

只有“傻子”才会兢兢业业地去筛水，聪明人定会撇撇嘴，说：“傻子才干呢！”——他的肩周炎怎么会好呢？